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藝文志

序

羅浮山記序

宋 郭之美

羅浮之名旁出傳記蓋云舊矣而僻在遐壤遊者罕到故巖谷幽邃風氣靈異人不得而知之余皇祐中爲惠掾被命閱銀冶徧走山下訪諸耆舊以爲山自蓬萊所分蓋神仙之所宅頗怪其說乃登石樓俯視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一

滄海洪波浩溔混養無際而三山之勢若漂泊乎其上信乎風俗所傳良有質也又訪諸山僧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集異事二十條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及晉梁以來逮於我朝繼有賢者或贊記篇詠歷歷在石因考諸圖諜博聞集成山記一卷至於方域之本源歷代之崇廢雲泉邱壑之異草木鳥獸之名皆錄其可知者庶乎太史之遠求職方之博訪一開卷而得之矣宋皇祐五年惠州府掾廬陵郭之美序

羅浮集序

宋譚粹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羅浮奚特九華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茆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籠葱奏清音於樂池耀寒光於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羣峯壁立間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憑天倪影浸溟渤蒼翠蒼鬱出雲爲霖誠可謂此外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版刻因命博蒐哀爲全集命工刊鏤責付寶積禪刹係歷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搜文悟景神驚心得寧不韙歟宋元符三年八月望日跋知郡凌江譚粹

羅浮圖志後序

宋王 曾

郡掾郭公嘗爲山記郡侯譚公又嘗爲集今集二家之言編而成書凡地廣袤之數巖洞泉石之名祠宮藍舍之居眞仙高士之迹與夫草木禽蟲之有異於人間者靡不詳訪備錄之而又搜古今之碑記以實其言收士大夫之詩文以備其事因其時先後爲序無復以職位崇卑論庶幾後來雄詞雅詠隨亦接踵而書焉宋寶慶丁亥閏月望日王曾書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三

羅浮山志序

明陳璉

予家寶安去羅浮百里而近當天宇晴碧山色歷歷
在肩睫間今雖宦遊於外而寤寐未嘗忘也永樂五
年秋八月予自滁陽考績至京師偕同邑徵士袁友
信訪神樂觀道士徐子明鄧能宗談及茲山之勝徐
鄧舊住山中因出羅浮志乃宋是庵王胄所輯而後
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帙弗全字多舛謬幸而指掌諸
圖記猶在有足徵者二人固請釐正刪補予嘉其意
之勤遂爲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卷真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四

風靈跡昭著可考履其地思其人寧不有飄然御風
騎氣之志哉洞天福地儲休以彰雍熙泰和之盛異
時歸省當造山中尙特書正祥盛事與茲山爲無窮
云明永樂八年庚寅冬十月既望掌滁州事中順大
夫揚州知府寶安陳璉序

羅浮粵望也洞天福地名列道書浮傳於羅事載漢志至晉葛洪居之而後始大有聞矣然未有顯志也袁宏始作登羅山疏竺法真繼之其意豈主羅客浮故與二疏散見類書不行於粵土宋郭之美迺爲羅浮山記譚粹哀之爲集王胄復續爲圖志猶未之詳也逮永樂中陳公璉增胄所錄蒐及道書而鄭安期朱桃椎之類未免疎謬先君粵洲先生棲息此山嘗欲正之不果予結廬思與瑤石黎子民表陟降匡嶽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五

以稽之而病未能也歲庚戌春二月乙巳與甘泉翁偕遊黎子暨梁子孜從焉詢舊志於道士則亡矣於是托歸善姚子法求得錄本黎子復得圖記鉅幅於故家迺博訪旁采綱以圖經而後條舉其詳昔所未載而今創聞者爲襍記以終之芟補纂於精審予亦稍加潤色蓋七閱寒暑而後成編凡一十有二卷云夫葛洪修煉所謂今內外之道有三要焉身心意而已矣意也者真土也心也者真汞也身也者真鉛也以真土擒真鉛以真鉛制真汞而丹成矣是亦誠意

正心脩身攝外養中之義也子周子上羅浮賦詩有
浩然心意復吾真之句而子羅子嘗坐釣鰲靜觀物
理必反諸身焉將無同乎又徵諸黃帝之言矣曰道
若山谷之水其出無己其行無止言誠之源也分水
有嶼之象也曰先鬼先神先稽我智言正之幾也夜
半見日之象也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言
修之極也飛雲絕頂之象也是故川上歎逝洞厥泉
源日中坊葦炳厥幾先夙夜畏威動不違天雖壽國
命脈恒必由之匪直自壽而已故曰修身而至于神
仙爲學而至于聖人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其道一
也茲固是志之肯綮也讀者當自得之而豈予所能
辨哉姚子與兄瀾及張子文鉅徐子國瞻湯子相共
率錢一萬購工請刻黎子伐梓得二百片遂刻之適
予佃人送租錢五千至亦畀焉工於是告竣明嘉靖
三十六年丁巳穀雨日國子監祭酒香山黃佐序

羅浮山志後序

明黎民表

羅浮當循廣之交治城在其西麓登陟不甚艱阻而遊者難之乃譌謂在鉅海中云歲庚戌民表始獲侍吾師海隅先生往遊是時春雨初止山谷間蒼勃興雲峯巖若出若沒從水石中行可十餘里入黃龍洞修舍菜禮夜抵冲虛宿焉比曉過觀後求所謂朱明洞者則榛莽已闢曠如輿如與申太芝所探云有日月星辰者未知孰是徑路左轉至青霞谷蘇真人

名朗

元煉丹處有壇墀存焉迴望飛雲石樓諸勝葱蒨翹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七

麗遠近可挹復經梅花村返權而歸先生謂民表曰名山之在中國者胡可勝紀獨羅浮以神仙名者何居夫世外之道雖主金丹次則儀鄰與陽偕作俾坎離交而內外合惟夜氣清明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秦岱日觀茲山實同儒仙之與其開先一也否則梁王葛單濂溪豫章曷爲來哉矧其觸石膚寸昔嘗肆望可湮沒而弗紀與女小子其識之民表乃卽陳琴軒氏名棟所爲志而增修之自袁彥伯竺法真二疏以及南粵異物諸志旁羅遠索咸曰類附見而歷代詞賦

稍馴雅者亦必采錄彙成先生因爲之釐正括以圖
經表以論贊山川必辨其方位而物必摹其形狀建
置必審其興廢名賢必核其篇詠列仙必舉其丹詮
道釋必推其流別襍記必定其譌舛或昔顯而今伏
或始無而今有者悉品列焉凡十有二卷而羅浮之
故實粲然大備嗟乎茲山志於范史名於抱朴詠於
李杜發於眉山不謂之不遇矣勝國以後纂記者隳
於見聞使靈蹤真氣闇鬱弗彰非所以助遊心詔遠
觀也先生乃今因民表初編潤色成書以副於石室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八

而垂後世謂非天人合發疇克爾哉或者以爲稱述
幽玄醇駁竝舉不卒滙於吾道通方之士必能得之
言意之外也明嘉靖丁巳春三月河南布政司叅議
黎民表序

羅浮山遠在炎服三代以前不見於傳記自司馬遷班固載諸史而道家之書指爲洞天福地於是五嶺之交言山者必首推羅浮其山羅主浮客根株迴絡崖谷吞吐融液補綴若有神工之爐鞴焉山高三千六百丈廣袤五百七十里爲嶺十五爲峯四百三十二爲溪七十二爲瀑布九百八十璇室瑤房寶衢雲術難以數記其物產瑰異則有九苞之鳳五色之雀六英之芝三脊之茅一寸二十節之菖蒲十圍之竹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九

竹葉大於芭蕉黃麟采蝶碧雞紅翠紛飛競逐於其中洵蓬萊之支派神仙之窟宅也在昔安期生桂父之徒杳邈不可考已若鮑靚葛洪蘇元朗侯道華許碣古成之葛長庚鄧守安咸棲託是山漱石枕流軒鸞輕鶴其藥床丹竈往往而在山去中州數千里士大夫陟焉者寡然自晉以來高人遷客之至於斯者莫不搢笻躡屐探奇訪勝發爲吟咏或鑿於崖或題於壁或散見於他書自非窮蒐博采不能得其詳也陶子宰博羅三年政事之暇擣撫逸事抄撮異聞成

志十二卷山有圖圖有說峯巖巖洞塔寺壇觀庵廬
名賢仙釋古蹟品物悉載焉又廣爲雜記以志怪異
而刪其不雅馴者取材博用心精豈俗吏所能爲乎
余結想名山每欲一覽羅岑浮島之奇道遠難至茲
者把節羊城斯山近在數百里之內爲官守所局不
得遂其素心然長吟遐慕未嘗斲去於懷及縱觀是
書恟焉恍焉若置身飛雲聚霞鐵橋石柱間風駕煙
馭接於前珍飛瑞走紛於側余雖未至其地亦能如
孫綽之天台搖筆而賦矣陶子方解組歸田白下去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十

句曲最近君家隱居之經樓在焉試往居之箋本草
之書續位業之記餐霞吸日服玉茹芝將名通仙籍
馳神運思頃刻萬里况良常朱明洞穴潛通得道者
可一楚而至然則陶子之輯是書固爲世之未津逮
者設也

小子

敬

幼慕名山長希學道年華荏苒種髮盈顛丙

寅秋奉

命蒞茲博邑治有名山實愜素志但一行

作吏案牘日親夢魂滋擾意欲退食之餘暫游雲壑
以滌肺腸苦無暇晷思覓羅浮舊志一覽作少文臥
游而亦不可得客夏潘次耕太史過博留小齋云公
自是水曹後身今且爲四百三十峯主人信有宿緣
不可負上清付囑余行笥中携有黎惟敬舊志付君
表彰名山繼前垂後是在吾子不佞敬受唯唯攷雲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十一

笈七籤載宇內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又有十大
洞天而羅浮居其七羅浮爲朱明洞天泉源福地山
之兼有洞天福地者地肺羅浮二山而已後肇首高
衲塵異復以名峯圖說三卷見遺敬因是網羅放失
蒐葺舊聞凡黎志後百餘年來高人軼事諏訪無遺
編輯成書得十二卷小子敬因是而有感矣文章之
權同於造化陵谷有異筆墨無窮柳州龍城錄紀
趙師雄醉臥梅花下事至今游茲山者必訪梅花村
素服清香彷彿遇之是人人意中有一梅花皆子厚

妙筆所化也實則空山茅屋老梅一二株而已柱史
桑子木住匡廬十餘年著有廬山紀事游廬山者得
紀事一書珍如拱璧匡先生仙後雁門高僧柴桑逸
叟皆藉此書爲之寫照惟敬文采翩翩嶺表佳士其
所纂述亦子木之流亞也敬彈丸凡吏詞之不工何
足繼諸先正之後編茲志者不過欲使四百三十二
峯峯峯眞面目流布人間數千年來賢人君子高僧
羽客流連坐臥茲山者其文彩精神皆與此山永不
磨滅是則小子敬之志也亦可用是拜手山靈爲俗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三

吏內讖之一端爾矣

大清康熙己巳孟春博羅縣知縣白下陶敬撰

余曩年走羅浮不浹旬慮慈母倚閭亟馳歸自念茲役如依聖人門牆而不入闥與又如涉獵經史而多所闕畧嗟乎予負慚惡者何限豈惟貽誚于茲山卽今山近而不能遊遊而不得其趣豈非心不靜志弗堅顧小而失大驚遠而忘近乃惘惘坐此病古來高賢如周羅林湛諸先生其於羅浮或棲息或遊憩每低徊不去固不同緇黃之譚空說幻亦非鬱鬱不得志而托以鳴高又非山癡忘世耽煙霞之痼疾者吾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三

不知此數公何所樂于此耶抑俯視一切中自有得乃爾天機相照合耶名山高賢卓焉在望余謏謏心竊嚮往之乃廣采山志以資行笈之携相傳晉袁彥伯始作羅山疏竺法眞續爲二卷宋則有陳少南十卷郭之美有山記譚粹裛之爲集王希戴復續爲圖志明則有陳琴軒與門人羅泰增輯十五卷湛甘泉自撰一卷諸書惜皆不見原本修輯相沿傳五六手莫辨其說爲誰出今僅存者黎惟敬山志耳惟敬卽琴軒所爲志而纂修之黃泰泉括以圖經表以論贊

凡十有二卷近人刊其姓氏竊爲己有余甚怪今纂輯家割章裂句襲爲己說况攘取全書乎甚矣哉世風之不古久假而不歸不惟行于輯書亦且流于時藝以獵取聲利者比比余是以感慨于中而不能已于斯役也黃志廣羅諸書固稱閱博然亦多蔓雜方外之言且于圖說各條下分証詩文使覽名勝者難于廣蒐玩辭章者難于撫拾後有作者亦難于增益是何如分編之爲善乎韓青峒野乘詩文亦未分編且傳仙釋而遺名賢不無遺憾余不揣固陋妄爲更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四

張實欲人有各說後來不得相掩襲山重儒隱方外不得以全據至若誕者芟譌者正疑者闕微者彰遺者補冗者刪複者去詩文登其尤賢傳撮其要仙釋存其名品物詳其用不能徇人所好不避訾我爲疎蓋欲助吾游憚吾心耳敢謬方前軌而藏石室哉名曰羅浮山囊取白沙子一囊遺我之意夫不能囊大塊又不能囊大山亦奚庸此空囊爲哉吾恐無所囊于我也聊以囊此書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籍在大洞天之七其岫穴所通遠則峨眉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而已哉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咏者日爭咀嚼含噉以賈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擯詞爲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陳公嘗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帥其

羅浮山志會編卷十

序

五

屢而游焉稱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咏觀夫大人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跡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託言寄意安於適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閒曠哉博羅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湮沒不傳遂琢翠珉而刻之清躡屐來遊會其鑿刻因書歲月于後中閣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爲宗門之秀故立石於中閣云時康定二年七月也

龐子振卿卒業羅浮者二年庚子秋計偕門人梁生希迪陳生萬榮輩議舉贈篇題曰飛雲見日而問言於予予曰旨矣旨矣諸生何見耶夫飛雲四百之巖峯也陽其巔者恒于夜中而見日出前此詞人誇奇競勝者率著於篇什是猶日之景氣云爾若夫大明盛實固有非詞章所能工者是故日之行次自暘谷至於虞淵凡十有六所是謂九州七舍其次至昆吾而中故其明亦至正中而盛然則諸生何見耶夫道

羅浮山志會編

卷下

序

去

原天也君子之學猶日之運於天也冥冥者昭昭具焉昏昏者赫赫具焉諸生見日於暘谷之初有如是夫端倪既露而緒未若精神既殫而志未遠也若凝若析若進若倘諸生見日於咸池之浴有如是夫入于耳莫逆於心語乎遠而不遺乎近顏之卓爾孟之躍如點之遊歌參之守約皆是也諸生見日於晨於朏於旦而逮於隅中有如是夫木之干霄漸也水之放乎四海亦漸也由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由格致誠正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君子之教之學亦漸

也是故日必至正中而明乃盛實矣諸生其又有見
於是乎麗子屏居名山倡六經之學以淑諸其人無
非通於心而有諸其身者夫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麗子好古而
近道其尚法日之運以自昭其德不旣遑與

羅浮山志會編

卷一

序

七

羅浮紀遊詩序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木及天台雁蕩然其名竝峙衡華台蕩之間古今無異詞語洞天者標於第七紀福地者命以泉源豈以來自蓬島多靈卉異藥故耶攷之列仙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家必有以也有明一代吾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宮觀徧滿巖岫士之讀書羅浮者如歸其家吾幼時猶及見之兵燹以來傾毀殆盡矣辛丑臘月予始偕同人觀日於飛雲峯頂是時自二三寺觀外無復行人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六

之跡予率僧徒數十刈草蓋頭露宿阿耨池上三鼓而登東方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幻紅輪躍出初露一痕倏隱倏見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始辨觀日之奇勝衡嶽遠甚其以地近南溟故耶惠州王使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憫觀日之無所爰作于日亭於飛雲之巔信山靈所屬望也所爲詩縱橫闢闢神孤骨峭力贍氣舉雖云步武子瞻往往有青出於藍之句子瞻謫宦寓惠又當羅浮盛時於山有咏歎而無增益使君一郡山川百神之主不難使

羅浮一復承平之舊將自子日亭始之固不獨其詩
視子瞻爲青出也或云山自有真面目無藉亭臺爲
點綴詩文爲咏歎果爾則八彩重瞳之帝可以不服
山龍華蟲河目海口之聖可以無事衮衣章甫得不
令乾坤減色耶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灩不以小
節見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
浮莊列也此言雖若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亭
評使君詩并書以質之謂何如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九

題陳獻孟遊羅浮詩序

梁佩蘭

梁亭南海

文人胸中突兀排冓造冰起雷非名山大川無以發其奇傑之氣昔司馬子長南浮江淮泝三湘九疑而文章益進謝靈運好遊所至伐山通徑故其詩於詠山水特工夫人目不睹方隅足不踰畛域衣帶巾舄不一身染蒼翠此甕牖之士無與於昭曠之觀也子家南海距羅浮二百里今年冬赴錢蔗山使君之約名山之願始遂東遊而訂予友陳獻孟與俱獻孟固熟遊羅浮者也年十九卽躡屐登飛雲絕頂歲以爲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三

常子初入山如身在鴻濛煙霏霧結見四百峯或高或下或斷或連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簇簇來迎延頸不知所向而獻孟則爲予指點曰此某峯也其內爲某洞某觀又復指曰此某峯也其上爲某瀑某潭更指一峯曰其上有某石某臺某樓閣草木之產出某谿鳥獸之飛走出某谷卒之所見一如其言予爲賦詩紀之獻孟悉和之詩較載鉢山集前時所遊之作更高渾能刊落羣言妙思神理如有造化醞釀於其間予詩不能及也予閱羅浮誌見歷代以來詩可傳

者絕少山圖峯巒洞壑泉源寺觀臚列倒置歎前人
於此未嘗留心擬再入山攜善丹青者一一經究繪
爲全圖以正其訛而以後人詩之可傳者如予亡友

陳元孝秀水朱子蓉邵陽王黃涓諸作盡爲
補入續成一誌以無負洞天名勝猶憶在冲虛觀時
獻孟留連四顧訝爲佳氣鬱葱臨當下山是夕果有
紅雲之祥現於觀內明日奉命取銅魚長生井水
山靈先告予兩人身遭其盛又不可無詩以紀之也

南海同梁佩蘭序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王壽

題羅浮圖贈周八水序

釋成鷺

跡刪老人滯其跡而未刪也於世不免離合相初與其徒垂釣於鷺潭之上金鱗罕遇其徒去之子然自然自若也投其竿以起匿影於大通之破院其徒去之子然自若也將適鼎湖營菟裘焉其徒去之亦子然自然入山旬日頗有針芥之投幸吾道之不孤也居無何發其篋中之藏朱明洞天圖畫文字歷歷可觀者數十幀拜手曰師可之否予披圖卒業曰子亦知羅浮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吉

離合之故乎浮山在東海中爲十洲三島之一巨鰲戴之兀然不移也忽而龍伯之巨人一釣而連六鰲遂泛泛東流入於南海與羅山合後之好事者陟其巔探其谷求其離合之迹泯然不可復得何也有離與合者凡物之情也無離與合者太虛之體也昔之子然無徒也吾不知其何以離今之泯然忘形也吾不知其何以合山從東來合於洞天而爲一體子從東來合於鼎湖而爲一人無成無住無壞無空卽我

佛之所謂無量壽無量光也向非龍伯之釣爲浮山

者必不舍東海而入南海非有鶩潭之釣子又焉能
舍東官而遊茲土乎古德有言離我者裏我有鈎鈎
汝住我者裏我有錐錐汝一鈎一錐皆吾宗之權巧
方便一期建立待彼合而離離而復合者默轉移之
羅浮之山羅浮之客同在太虛無朕中自來自去又
何離合之足云旣語周子周子幡然請名名之曰泉
字曰八水欲其流行坎止與太虛同體如泉之始達
川之方至無復前塵離合之跡也可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壹

遊羅浮詩序

釋成鷲

繆子西冷生平好遊遊必有詩曾入南衡旬有五
而返七十二峯之勝吟詠幾遍興猶勃然丁亥中秋
前數日將有事於朱明洞天信宿大通問道於東樵
之老樵老樵語之曰子聞我佛之有六通乎濟勝之
具亦以之返視默觀回山色作清淨身是名天眼通
逆聽寂聞轉谿聲爲廣長舌是名天耳通得山川之
性情神遊意會是名他心通三生石上八水池邊踏
著來時路識得本來人是名夙命通最後一通待子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美

獨步飛雲親見日出大笑還家方與說破繆子摩眼
洗耳奮其健足冥會自他遙尋夙契夜半登舟雞鳴
遙發老樵送至江干望之如河伯之望洋也旬有五
日而返猶南衡之役其吟詠亦如之歸以示老樵老
樵別東樵久矣執業三復如見故人謂繆子曰此最
後一通也子已真知灼見無待言說矣

送陳調芳遊羅浮序

釋成鷺

陳子調芳結髮讀書足不窺園久之慨然爲名山大川之遊自近而遠先於羅浮將取道發軔問途於已經或勉之曰壯哉遊乎洞天樂不可言喻丹崖碧澗瑤草琪花仙禽馴鹿往往而有焉或尼之曰客告者過也朱明古洞今屬榛莽鐵橋石樓艱危險峻疲精勞形未見其樂也二客皆深於遊羅浮者耳目等而見聞別情好均而苦樂殊陳子大惑走以質諸東樵僧僧昔居羅浮不下山者三年四百三十二峯了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序

七

然心目間莫知其苦樂也因陳子之疑茫然無以自解笑謂陳子曰我佛有言山河大地皆由妄想執著所成稍涉妄執則橫生好惡蓬頭攣耳登徒子自愛其婦毛嬙驪姬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情識爲之也有知之士如木人之遇花鳥此既無情彼亦不驚無好也無惡也又安有苦樂見哉子行矣雲月總同溪山各別子非客惡知客之所謂樂且惡知客所謂苦非子所謂樂也陳子渙然惑釋遂束輕裝挾一平頭以與羅浮四百三十二君相見

遊羅浮詩序

楊應琚

佩之奉天

羅浮之奇率以骨勝四百三十二峰約言也丁未春
余同吳子建中符子桐軒並慧輪修源二長老自羊
城登舟順流而下三日抵山足攜酒裹糧凡大壑危
巖足跡幾遍羅浮大抵多怪石奇峰鐵橋上界諸巖
皆裊裊數千百丈上薄霄漢下瞰滄溟骨立天表以
丹泥碧蘚爲肌膚以瀑布流泉爲血脈以松楓爲鬚
毛以洞壑爲臍穴以碧霞爲衣以白雲爲裳晦明風
雨千態萬狀洵巨觀也噫羊城遠距嶺南羅浮僻在
海角羅山又隔絕於浮山之後是以佳境幽谿多蕪
沒於危巖大壑間矣彼中州士夫且罕至羊城無論
羅浮卽間有一二游覽者見石樓水簾卽曰觀止此
特皮毛耳若余之遊羅浮可謂得其髓矣計十有五
日得詩三十餘首詩雖拙然皆觸景抒情不假雕琢
或曰此亦骨勝者也

忘機石序

楊應琚

遊羅山之三日酥醪院道士善智謂余曰去院八里許有一境佳絕盍往觀焉余欣然起行道士前導肩輿三里許山漸高路僅容足爰策杖步行四望皆巖嶺危巖深林密竹其最高峯諺名白水門者云有瀑布水長數千丈狀游人于此間遙望僅見山椒白虹一段餘皆爲竹木所蔽而水氣勃勃從林際出如薄霧輕雲溼人衣袂十里外毛骨猶寒行二里許徑深谷中忽山風驟起艸木皆鳴疑虎豹千百猝至同游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序

七

七八人前後呼應魚貫而行又踰一小嶺路險甚人從石隙間行下臨溪水聲聒耳善智指示曰此西溪也沿溪皆松楓樹樹間藤蔓皆裊裊數千百尺如龍虵盤旋上下余撫摩久之溪轉峯廻有巨石當中流可坐廿餘人高數丈許山泉經此石上始流入溪中歲久凹者成渠水循行不至散漫游人坐卧其上無溼衣之慮石側皆柔枝細木交覆如蓋極目數里不見日色深邃幽寂窈如也因相坐石上聽泉觀山解衣磅礴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日暮將返善智爲石

請名余曰游人坐此石可以忘機遂以忘機名復舉
杯笑謂善智曰凡人之情莫不喜新而厭舊彼貪榮
趨勢之夫聲色貨利若不可須臾離然一旦來此坐
白石青松間與鷗鷺爲伍其機械變詐之心一洗如
遺狀不數日則厭倦生雖身坐石上心馳人間若夫
高曠之士卽日在通邑大都張蓋擁騎而山水如在
胷臆由此觀之係乎人心非關石也同游者以爲狀
於是復飲酒樂甚歸來秉燭行四里許始至院同游
者吳子建中道士柯善智慧輪修緣二長老或曰西

羅浮山志會編

卷一

序

羣書

溪卽羅陽溪也

書

荅陸道士書

蘇軾

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
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鄰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
生爲本殆無出此者稽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和理日濟同乎大頤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
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爲師適飲桂酒
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
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
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籙不飲道家少飲
和神非破戒也

又荅錢濟明

嶺南家家釀酒近以桂釀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諳
居一喜事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書

五

答鶴林問道書

白玉蟾

丹訣始入在乎陰陽五行終則歸乎混沌無極有動
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不過煉精成氣
煉炁成神煉神合道而已知藥物不知神室則不可
結胎知神室不知火候則不可成丹非子孰能與此

雅浮山志會編

卷十

書

羌

某數年來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來
出餅內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風忽起
座間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辰兩遊羅浮
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而山中人絕少道
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
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
此大夢德因之子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
意一而後去意一清叟齋名也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

書

三

者風雨如許政齋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
所蘊必不能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
竊度其所求不過如此而已

說

見日說

陳獻章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四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桑之
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
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
之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
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擲之力不勝羣蔽則其
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
羅浮山志會編卷十

說

三

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桑也溺於蔽而
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
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引

遊羅浮香積寺引

蘇軾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
溪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間而落之可轉兩輪舉
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朴使督成之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終

羅浮山志會編

卷

引

三

羅浮山志會編卷之十一

長洲宋廣業澄溪纂輯

藝文志二

記一

周先生入山記

唐
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汝南人初遊吳之包山
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
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居羅浮山三百餘歲
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跡猶存爾能勤求吾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一

請導之旣行而籬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瞑目久之
逢一物焉雙眸盡碧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
視之乃鹿也先生默記之而還今按杭州志毛公名
翁與蓋公皆漢初人

延祥寺記

朱余 靖安道
曲江

名山大川方域之鎮必藉異人以光其圖牒達才通
識稠衆之表必托有爲以播其績用二美胥副於今
爲難羅浮山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峯堯波所蕩附麗
於此水經之怪錄也良常諸洞吳郊之秀岫穴相通
眞噉之秘談也自浮屠西來蔓延中國塔廟嚴飾徧
宅形勝茲山精藍十餘而延祥之基最古梁朝有頭
陀僧景泰不知何許人薙草屋之號焉大同中始建
寺額以其峯頂三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峯
羅浮山志會編卷十一 二

之下故以南樓命之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
多羅以鐵肖釋迦眞像浮海而去番禹天寶二年中
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像置山歸以珍柑
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開明月戒壇于
寺之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于此武宗朝
例削其籍咸通恢復而地歸中閣別揭南樓之名于
山之西延祥再造苦晚故久不競然亦不敢父子私
自相傳必擇十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鐵像之來
也捏土以具其四體及祥符初住持僧彥諫乃購金

僱工易之以鐵而像始完彥課卒州以輿議請今長老雲達紹隆禪席達師桂州陽朔人幼聰悟師事同郡禡禪師既削髮卽遊方至筠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旣而曰生本無物何有本鄉悟在於心豈須戲論遂優游南行至于海上有黃龍洞者山靈絕境人迹罕到可以逃聲名去思慮於是結茅而居期於自得而已俄而學徒推戴以登師座旣尸其徒則專其憂括囊而來者居于我乎安持盂而求者食于我乎仰於是募信心以施其財召匠指以利其器審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三

高卑面平蕩鑿戶牖陶甓甃取於堅完不務華麗日廩歲資悉得其度康定元年達公自袖其狀至於曲江俾余書之歸爲福地之識明年余因經途詣山於其南得張鷟之碑而知其名之始于其側見明月之壇而知其制之古于其堂聞達師之問答而知其言之當乃以道如是書之無愧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遊羅浮題名記

蘇軾
眉山

紹聖元年二十七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泊頭
鎮明晨肩輿十五里實二十八日至羅浮山入延祥
寺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
其味出江水遠甚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二里至冲
虛觀葛穉川丹竈次之朱真人朝斗壇觀壇上所獲
銅龍六銅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
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
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峯

羅浮山志

卷十

記

四

方飲憩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復宿寶積中閣
夜大風林木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華首寺從遊者
幼子過巡檢史王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
虛觀道人陳熙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觀石樓黃
龍洞期明年復來

有殘臘獨出詩又聞顧秀才
談羅浮之秀詩俱見藝文志

題卓錫泉記

蘇軾

予昔自汴入淮汎江浙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旣至
覺井水腥惟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
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
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
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
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
鬪茶此水不虛出也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二

記

五

冲虛觀記

宋 霍

海豐 剔

晉葛稚川以儒學知名才堪國史本無濟世之志一時當途交章辟致宜其陞華躡要蔚有可觀雖勉強起而從之視彼名位顯榮母啻浮雲遊塵終以神仙導養之法爲事由常侍大著作出補勾漏令至廣州而刺史鄧嶽不能留也遂登羅浮創都虛孤青白鶴酥醪東西南北四庵爲往來偃息之地今冲虛觀乃都虛之遺址義熙初始爲祠以祀之逮天寶中令守者十家已而爲觀一日道師梁君智芳以書抵余曰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六

茲觀創已久因循不葺三清殿與仙聖祠像風摧雨漏撓者過半前此法師金壇郎鄒葆光住持本有此意適太守譚大夫延請住羅浮解宮遂虛營造一切不暇及未幾智芳嗣之旦夕靡遑實任其責葆光亦出錢五萬贊成其事幸今完復可支百年予其爲我記之余闡師之精誠感發不謀而應者翕然故富者施財賸者出力智者獻畫匠者效工旬月間去昔之廢敗而易之以新堅增其基之卑薄而築之以高峻華陋就華又嚴之以深靚旣告成信士來會人物皆

和天地澄霽人謂師一志奉道畢功主張物理相符
自然之應也故序其本末如此政和元年四月記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七

佛迹石記

宋唐

庚子

西山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濶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西散印於巖石之下深者二寸許前未有稱者近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播傳於人而或者以爲實迹迹也此其可謂異矣漢武帝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仙爲長生不死之計厚禮方士惟其所欲爲李廣者結髮戰邊地三十年不能取封邑而五利爲樂通侯汲黯晚節願爲中郎出入禁闥不可得而公孫卿爲中大夫邸第玉帛金錢車服之賜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八

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尙主夫好之所在好僞資之故當世所謂天馬寶鼎仙人之屬大抵皆詐今巨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茆白葦之中以故不爲世俗所知雖知亦莫之貴惟莫之貴此其所以爲異何則凡物求而得之則容有僞焉不謀而獲者乃真耳謂之佛迹雖古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爲帝胙彼亦安所考哉不過以蹤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民生於其間者旣已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之餘故諸聖出此警悟而調化之此理亦無疑

者羅浮比年往往有異跡其胛至數寸而棲禪寺亦
時時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與不然
何以多且數也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九

卓錫泉記

宋唐庚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
隕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歌可以裂石而况於得道者
乎諸妄旣除表裏皆空真一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
神之運又異於此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
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
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卓於地泉湧數尺
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嶺南然
自梁以來未有記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而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十

知然吾聞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吾之學道未有不用
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精神而
致吾心想中物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
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李廣利耿恭之
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
不踰常人而暗鳴咤吒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
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
致於神明方其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
時其用至到無精進無二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

無定慧之素故得之艱難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得於君臣父子之間而尙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其閉者可使闢而通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二

湯泉記

宋 唐 庚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許得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以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中出硫黃地中卽溫彼不問南北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卽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三

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硫黃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雖數千里而伏流相通非吾類則橫絕徑過十字傍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涼特異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証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耀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息則騷人逸客之所笑咏寵辱何自而至哉

蘇後湖遇黃真人記

宋陶定

紹興乙丑予寓居東山夏四月聞蘇君養直得疾不輕拏舟往詢之道由松江少迫於癘庵之前癘庵主人曰後湖遇羅浮仙人得道不死矣端午日見蘇於馬迹新居聞余來喜甚余以所聞於癘庵者質之君曰前歲冬十一月病酒困臥徐行者行者卽蘇君村童持刺扣榻曰有客稱江宣贊者求見取字視之題云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又題其兩旁各一句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意甚悅其語強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三

出視之敘寒暄後忽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名已在仙藉中命某持丹以授君君曰庠平生未嘗識黃真人且形骸已壞那可更服丹藥也江曰此丹非五金八石所成迺真氣所化服之無害君徐觀江之衣服侈麗而言語鄙陋畧無醞籍謾謝之江曰某之來特爲君君旣不欲得卽當持歸但路遠獨行敢求一宿若旦晴則可去不然暫留可乎君曰無不可者遂延之松菊墅君獨歸臥夜漏五更會天大雨偶繹昨日事且疑之及旦亟邀江江至酌酒未行

君語曰丹可見否江喜於腰間篋中取以授之君開
貼視之如豆許色正黃亦不作玄劑也江謂君曰遇
有篤疾則服之迺見丹之功效也凡有身疾且想丹
丹力行至則愈又曰服此卽當飛昇度世若未能忘
情欲則延壽一紀壽終亦當爲仙官也酒數行適有
人送蘇所乘驢以還之者江見曰此驢夙嘗爲人因
斥驢令笑復求青箬裹少鹽飼之祝曰復人去再斥
其笑驢應聲亦笑坐間甚驚異之江乃命君繪黃真
人像以事之君問黃真人者厥貌何如江曰只須畫

一神仙道人但服黃袍衣腰以皂縑着陰山鞵手持
水晶數珠及懸一瓢子在右帶也又言羅浮人有遇
黃真人者常於鐵橋懸崖雲靄之間其服佩如此江
辭別期以五年復來曰若再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
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是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得疾
藥石弗瘳至除夕氣絕家人以其頂煖未敢以斂達
曙諸子方記丹事亟開笥取之丹貼刺字如故得丹
投之卽起若無疾者自此飲噉自若欲復取刺字丹

貼然灰服之皆不復見數日君乃遣子至京口命工

圖真人像像成宛如昔見江宣贊之貌始悟江卽黃
真人余向者見君鬚鬢如霜至是一半復黑君建炎
兵火間右目喪其瞳子因此瞭然余前年之官長安
不復與君相聞去年五月得薊林報云得君丙寅十
一月後書言耳中時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
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臘月別茆山諸道友元日與
家人懽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云黃真人來矣婢僕
驚奔僅能挽衣襟則已立化余則於湘西洞虛福地
設位爲文以祭之詩以哭之可尋見於此也戊辰玉

月二十五日記後二十年定手書再刻石於水簾洞

慶雲記

宋 白玉蟾 續卷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歲醮
事於羅浮山山卽十大洞天之一朱明曜真之府也
先是唐天成中洞出古劍迹其篆文已應太祖皇帝
丁亥聖君之讖我宋受命時遣中使奉金龍玉簡之
典歲修國醮著在令甲孝宗皇帝始登大寶爰致初
敬是日也御香旣上薦事薦成步虛聲聞環珮作序
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駟鹿悅仙花瑤艸滿洞
芳妍醮壇之西北隅有五彩光華出焉上亘霄昊是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六

謂卿雲輪困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翕鬱天
人交慶實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慶雲大來亦
于其人不干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中於焉出雲雲
物精稜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
祥符初泰山慶雲見今焉復應倚歟盛哉河清嶽潤
信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令禮部每
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者使修香火永爲典
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覃恩霈州家檄之知冲
虛觀事興懷休符命爲記文而繫之銘曰太祖之潛

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飛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
龍於地雲所以從龍于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七

山行記

趙汝馭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天將天子命福
吾民也予于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冲虛東行數
里泉聲瀟然出藂翳中其上則洞口也由洞口而南
有崑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歛然見寒梅冷落于
藤梢棘刺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往往顧者不甚見
賞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
處也時道士方披棘導客車度蒙密穿蔥蒨必疏剌
乃可過犂确則舍車就杖扱衽以上路轉山腰輿者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六

已痛道士亦倦皆將興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不
盡也益上登伏虎巖至朝真石視衆山于菱薺之鏹
已培塿然矣過分水凹迤邐歷平曠如塢如輿忽然
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不可名狀猶天地混
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盧可托以伺日出束葦續明
沿西而上寄危磴于谿銜細若綫縷既卽聚星之榻
猶寤躡凜凜欲墜黎明捐緡粟命道士從所取道闢
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
又某地宜庵屬博羅令贊其事簿相其役以明年成

再至而鄰封士女和會千百名人鉅公亦巾車蠟屐
從五羊石來嘯歌出紫霞夜分猶未銷歇老少遠近
相與讚嘆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旣醮而甘雨洗壇詰
旦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爲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
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
快情提漿裹飧從余山行者纍纍若魚貫山之麓有
門曰展雲表飛雲之展如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
亭曰仙春邇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
門曰梅花村芳眼疎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

有亭曰橫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菱葑之罅
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謂無廬可托
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面勢大約
如指授方余至橫翠與南栢之東閣遇至拂松又與
文溪遇爲通霄未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
濛鬆一色悽神寒骨如行天中已而閉戶息視會前
趣而吟哦之不知夜已子亟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
則暗久之火輪猶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混沌又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負寒

凌漸變而明嵐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已而觀夜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于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稚子相期于縹緲過中閣飲茗復歸冲虛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素臨安人也圓龕趺坐不妨辛童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往見日庵人宜之渠亦欣然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槩大都盡矣於是探詩囊得若干首命小胥錄之隨景輒吟隨倡輒和不暇計工拙也若夫是庵之創始細大顛末已請記于文溪故不書

文溪吏部侍郎李公昂英爲丙戌掄魁東閣莆田方演孫令清源趙希嬰簿三陽林袞客菊山朱南堂余則雪廬趙汝馭肯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書以啓之好遊者

獅子庵記庵在泉源山下

宋王

胄希戴清源

余丙戌冬携家往遊羅浮一日訪黃龍洞七星壇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素壁茅簷柴扉竹榻池雖不甃而可以鑑徒侶頗衆居有紀律旁而睨之巖洞遂幽峯巒巖嶸背負九峯面聯七松路通雲頂勢逼斗魁左右巖石如揖如顧於諸庵爲甲顧問道人是庵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因以名庵余應之曰藏經所謂獅子者取其無畏也獅子吼者取其說法也獅子王者以其禪定也人無畏能說禪定何泥於洞何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三

局於庵道人曰吾能內絕狐疑外絕魔障蓋身有獅子如有大神通彼庵若洞皆我主之故以名焉余爲大書獅子庵三字以扁之下山遇老者仍語庵之所始與夫道人之所得者老人曰其地古稱泉源福地開禧甲子神定從其師普通自曹溪來駐錫於此今二十餘年矣前此亦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竅地得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無異焉由是結庵爲修行之所逾年道人求紀其立庵之意乃撫其實而爲之書寶慶丁亥結夏日

龍馬渡江以來羅浮有莫洞觀者疑軒轅集之流按
圖經知年三甲戌能言崇觀間事嘗得其大槩紹定
庚寅五年別駕陳文孫來上攝博羅治聞莫羽化已
三年然猶撫泊頭之蹟感雙鶴之祥見諸詩文備述
逢迎之異余往歲寓惠陽郡齋以國醮日從史君東
巖先生來遊先生首訪道人梁彌仙者與語彌仙朴
野世罕陪接先生與語必有所見後三載復遇於增
江因叩莫之舊庵具言史君嘗捐錢三萬使之營葺
羅浮山志會編卷十一記

三

大書廣莫庵三字以光其額屬余記之五羊天慶管
轄羅元中以常師莫請命刻之癸巳中秋節

學道之士不畏蛇虎不虞風露操甚堅行甚峻然山林攻苦者視爲常而達官貴人每軫爲蒼生自重之念遂使眞仙窟宅留在中華無惡風弱水之虞而登者竟以嵌巖中輟可勝嘆哉自劉高尚篆竹葉符而蛇虺之患除先生架庵創亭而風露之虞息異世功恨劉夢得蘇子瞻輩生平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已雪廬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趣乎工師之勝捐金麾粟鳩工度材諸亭各有佳匾而是庵以見日揭其待嶺海一如畿甸美意可想淳祐乙丑孟秋朔日

天子賜趙侯履于惠得護名山銜命醮祭已亟頒
排叢薄陟峯嶽俄身在山巔八極一視某州某山髣
髴可指侯竦然曰真靈境也路之不治來無以棲焉
地主羞之默識所經行地勢折旋歸而指畫授其

相險易取便捷設橫木比級而上遂成通涂亭於衝
要五亦占勝概平麓曰履雲洞左曰仙春梅花村路
中分處度短澗小石室研其傍曰橫翠過朝真石
磯砥焉橫出曰拂松最上峯築庵五間宿好事者曰

卷一

記

古

見日延山老王寧素以居買田歲得五十緡入食其
徒使看客壞必葺侯晞高趨正之踐朱明洞余平生
夢羅浮是歲再遊道遙乎登臨誰之賜與侯名汝叙
雪廬其自號云淳祐五年十月

金丹世系記

留元長

昔有真人鄭安期來遊羅浮後于廣州蒲澗所隱而成道者也嘗謂秦始皇曰後三十年訪我蓬萊山羅浮則其別島也安期以丹法授朱靈芝此山洞天實朱真人所治也朱以授陰長生居鐵橋陰以授蘇元朗居青霞谷蘇以授葛元字孝先吳時居飛雲頂葛以授鄭思遠字子華居泉源福地鄭以授元之從子洪於麻姑峯下煉丹按漢書蒯通傳及列仙傳安期生非鄭姓也鄭隱字思遠非思遠字子華而居泉源福地乃華子期也洪內學本受之鄭鄭受之孝先孝先受之左慈慈受之陰陰受之馬明生自馬至鄭列仙傳諸書實無至羅浮之事矧朱真人亦非安期弟子而元朗生孝先之後豈師也哉此固淺妄不足辨而陳璉作志遂據之以立傳蓋誤矣今竝去之

羅浮山志會編

卷十一

記

三

